

罪恶「王国」的覆灭

● 赵连兆 著

一只披着企业家外衣的狼，在滥施了淫欲和邪恶之后，连同他的「会道门」一起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……

罪恶“王国”的覆灭

赵连兆 著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一九九〇年 济南

罪恶“王国”的覆灭

赵连兆 著

*

出版者：山东文艺出版社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章丘县第二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7.25印张 170 千字

1990年3月第1版 1990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8000

ISBN 7—5729—0355—9

I·314 定价：3.80元

内 容 提 要

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，一个西装革履的警察，头枕着山洪的漩波永远地“睡去了”。他杀？自杀？抑或是自然死亡？刑警们陷入了迷惘。在扑朔迷离的侦破过程中，公安人员走进了一座迷宫。科学与愚昧，追求与绝望，迷途与彷徨……善与恶的较量，在腥红色的云辉里摆开了战场。当道貌岸然的“企业家”被揭去画皮，当红得发紫的土皇帝被剥去“救世主”的袈裟，一个反动、淫秽的“会道门”王国现出了它非人性的狰狞；天真烂漫的少女被无耻地封作“娘娘”，孤零无依的儿媳被立为公公的“西妃”。利欲、物欲、权欲、性欲的无限膨胀，在一片古朴、贫困、愚昧的土壤里结下了这颗毒瘤，而当人民的公安卫士举起“手术刀”之际，年过半百的老局长突然被“批准”解甲归田……

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作品，作者在今天扫除“六害”的背景下所奉献给读者的这一曲人生追求的凄恻挽歌，独有其振聋发聩的力量。作品情节曲折，立意深刻，文笔清新隽秀，读来如诉如泣，不失为一部长篇力作。

脆弱的人性承受不了绝对的真实

——题记

第一章

1 王林的尸体是在他失踪第三天的清晨被人发现的。县公安局刑警队长刘逢玉接到报案时已是这一天的中午。他接到电话从家中赶到局里时，值班员小于已经作好了报案记录，一个浓眉大眼的中年汉子正惊魂未定地半坐在排椅上。

刘逢玉接过报案记录粗粗地扫了一遍，然后轻轻地压在肘下，递给那中年汉子一支烟。

“发现这具尸体时只有你一个人在场？”刑警队长吐了口烟，突然发问道。

“是的……”那汉子拘谨地欠欠身，“就我一个人看见的……”

“你不是还看见附近有另一个人吗？”刘队长看了看记录，“你是怎么发现尸体的？你说是在早晨四点钟左右看见的，据我所知，从昨天傍晚至今天上午，天一直在下大雨。你这么早冒雨到山上做什么？”

汉子额头上微微冒汗了。他用手背擦擦脸，定了定神：

“今天早上雨下得很大，我有急事要上山，碰巧看见了这具死尸，当时在山谷里有一个人影，雨太大那人穿着雨衣，咱没看清是谁，也不敢瞎说。”

刘逢玉点点头，站起来：

“多谢你跑这么远来报案。小于，你马上安排这位同志吃点饭，让他好好休息一下，”他抬腕看看表，“现在是十

二点二十五分，十分钟以后去现场。”

小于带那汉子去了。刑警队长拨通了一个电话：

“政保股吗？孙股长，我是刘逢玉，你的王林有下落了，我刚接到报案，在黄梁湾……”

一个小时以后，两辆警车呼啸着驰临黄梁湾现场。

案发现场在黄梁山腰处的鹰嘴崖。刑警队长和政保股长孙明俊带人爬上山时，现场已围聚了许多人。黄梁湾村支部书记黄家仁正指挥十几个青年保护现场，他一见刑警人员赶到，连忙挤出人墙，招呼刑警们进入现场。

鹰嘴崖是一堵数丈高的峭壁，崖下是怪石嶙峋的乱石堆，紧贴着崖脚的是一条蜿蜒数里长的山谷，由于成年累月的风雨冲刷，谷底遍布了大大小小的石块，雨水汇成的山洪就在石隙里涌流。与鹰嘴崖对峙的是由六块圆石垒成的鬼门关，一条羊肠小道从石门里吐出，成为黄梁湾进山的唯一通途。

县公安局政治保卫股民警王林的尸体就伏在鹰嘴崖脚下的乱石堆上。他身着便服，右腿蹇屈着，左脚伸在石缝里，混浊的山洪扫着他的裤角。从他大腿根处沾着的一绺枯草看，洪水已经小多了。

小于同四个刑警按处理现场的程序做完了一切该做的工作后，来到蹲在岩石上抽闷烟的刑警队长面前，递给他现场侦查报告。刘队长默默地看了一遍，递给孙股长，孙股长也默默地看一遍，轻轻地叹口气。

刘队长站起身来，仔细地环视了现场周围的形势，吩咐刑警们把王林的尸体抬下山去，然后跳下岩石，取下挂在腰间的软绳，拴好铁爪，搭在鹰嘴崖上，由两名刑警保护着飞

身攀上了崖顶。

崖顶是一片漫坡形的开阔地，光秃秃地没有一棵树，视野极好。放眼望去，远处是苍松翠柏笼罩着的黄梁峰，雨后的斜阳照在松林上，散发出幽幽的青光。漫坡上是一层绿色的山草，尽管时近初秋，但没过脚面的草丛依然浓翠欲滴，暴雨过后舒展着枝叶，显得生气勃勃。清风徐来，飘过一阵鸟鸣。这是一个古朴肃雅的世界，峭壁和偏僻阻挡了人类足迹的践踏，依然保留着自然赐予的纯贞。

崖顶上没有丝毫异常的踪迹。

刑警队长贴近崖边下望，彻底否決了自己刚才的怀疑：假若王林在崖顶失足或遇害，那么落到崖底即使不粉身碎骨也得头破血流，而现场侦查的结论是，王林尸体上没有丝毫外伤！

刑警队长摸出支香烟点上，稍稍定了定情绪准备下崖。当他的身子即将缩下崖顶时，远处的一群斑鸠鸣叫着飞起来，飘向遥远的黄梁峰。

警车呼叫着驰上一条漫坡，警笛声回荡在雨后的山谷里，听起来是那样地沉重和凄凉。夹着湿气的清凉的山风从大开的车窗里灌进来，也吹不净人们心头的烦闷。

“怎么样，老刘？”孙明俊耐不住车厢内难捱的沉默，趁刘逢玉再一次点烟的时候开口了。

刘逢玉嘴角咧了一下，说不出是微笑还是苦笑。

“不怎么样哟，老兄。如果有证据确认王林属于他杀的话，我这个刑警队长该撤职了。”

孙明俊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：

“这么说，你怀疑王林自杀？”

“至少现在还不能排除这种可能。说实话，一接到报案我就知道这个案子十分棘手，虽说干我们这一行的随时都得把脑袋拴在裤带上，可堂堂的一名警察被暴尸荒郊，我们还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。根据报案人提供的情况和尸僵程度，可以断定王林死时在昨夜十二点到今天六点之间，而这时正暴雨倾盆。如果属于他杀，那么凶手这次作案是早有预谋的：今年整个夏季到现在一直干旱没雨，这是今年的第一场暴雨，而暴雨恰恰可以给野外作案的凶手提供方便……然而尤为棘手的是，现场侦察的结果没有提供丝毫他杀的证据。”

孙明俊喃喃地摇摇头：

“王林怎么会自杀呢？”

刘逢玉也点点头：

“王林为什么不会自杀呢？老孙，王林是怎么失踪的？”

“大前天早晨一上班，王林来向我请假，说他的岳父过生日。我准了他一天假，可是到第二天下午也没见他来上班。第三天早上地区公安处来电话，通知他马上到地区参加优秀政保工作者授奖大会，我便派股里小张去接他，没想到他岳父说，王林并没去祝寿，到王林家里一问，王林也没回家……”

“王林骗了你？”

孙明俊点点头。

“王林为什么要骗你？听说王林是你的第二梯队，这次评优也是你拿上的，他若有别的事请假你也不会不准吧？”

孙明俊不自然地点点头。

“是呀，现在的年轻人谁能琢磨得透。”

警车驰进熙熙攘攘的县城。

M县是个颇有名气的山区县。过去在战争年代里为革命胜利付出了可歌可泣的代价，人们一直尊之为“革命老区”，参观的、访问的、串联的曾经在一个时期里络绎不绝，所以县城里最繁华的是饭店，最豪华的是招待所，满街望去，各式各样的招牌上大多数是“停车食宿”之类的字号。当然也曾有过被冷落遗忘的历史，但此后不久又名声大噪起来。这遐迩的名声固然是因为一般虚荣的人羞于出口的“穷”，但穷最终毕竟不是坏事情，国家的扶贫款、都救济金每年往这里拨，所以某些要害部门也很有一些富丽堂皇的建筑耸立起来，城市阵容倒也不那么寒酸。

唯有县公安局是一个例外。

警车驰过一条狭长的胡同便进入了那挂着灰色牌子的平房大院。局长李本清正候在办公室前。花白的头发栽在头上，仿佛一丛下了霜的枯草，从那紧锁的眉头上挤出一丝莫名的忧伤，可以看出他正为此案绞尽脑汁。

还没等警车停稳，局长办公室里已呼天抢地地涌出一群哭嚎的人们，为首的老汉由一位年轻俏丽的姑娘搀扶着，身后是十余位大大小小的男女。刘逢玉一看就明白，这是死者王林的亲属们。王老汉奔到警车前，刑警们已抬下白布裹缠的尸体。老汉怔了一下，转身扑倒在局长的脚下：

“恩人呵，你们一定要替俺报仇伸冤呵……”

李本清弯腰拉起王林的父亲。那个俏丽的姑娘已冲向担架，死死地抱住尸体不放：

“王林啊，我的亲人……你怎么就这么走了……”

几名刑警好歹将王林的亲属劝回办公室，李本清局长吩咐孙明俊等人留下作陪，自己带领刑警队员来到会议室。

刑警队长把侦查报告递给局长。会议室里死一般寂静。稍顷，局长缓缓地直起了身子。刑警队长手摸下巴和局长对视了一下，说：

“根据现场侦查分析，目前无法断定王林的死因，唯一的办法是尸检，查明其内脏有无异常方可定性。”

局长点点头，招呼刑警队长来到办公室。

“鉴于我们目前掌握的材料无法确认王林同志的死因，初步决定进行尸检。王大爷，你们的意见如何？”

老汉哭泣着点点头：

“人已经死了，好歹听凭领导处理吧……”

“吴艳同志，你是王林同志的未婚妻，你的意见呢？”
局长转问那位姑娘。

吴艳抬头看看老汉，迟疑了片刻，捂住脸哭起来。

“王林是你们局里的人，只要能抓住凶手……”

2 从M县地图上看，黄梁湾在群山环抱之中仅是米粒大的一点，它北临S县，南贴Z县，是个名符其实的“三不管村”，自古就有“一屁臭三县”的说法。然而，唯其偏僻，才有了一般山村所无法企及的繁荣：每月逢九的黄梁湾集，从四面八方如山洪般云集的人们挤在这八面不透风的黄梁湾，比起县城一年一度的山会也毫不逊色，山里人眼眶子矮，能够忙里偷闲到这集市上开开眼界，已成了祖祖辈辈的奢望。

黄梁湾因此而号称“小京城”。

刑警队长刘逢玉带了一名助手小陈再到黄梁湾时，正是这月的初九。日上三竿时分，山谷里已无警车通行的缝隙，刑警队长只好将车子放进大队部里，安步当车挤上鹰嘴崖。

小于正带了一个年轻人守护着现场。他一见队长上来，连忙从临时搭起的帐篷里迎出来。刘逢玉点点头，握着那年轻人的手说了几句感谢话，便打发他去了。

“队长，有什么情况吗？”小于急不可待地问。

刘逢玉微微示意到帐篷里谈，三人便钻进去盘腿坐在塑料布上。

“从昨天的现场侦察和尸检结果来看，王林死得莫名其妙。”刘逢玉将尸检单递给小于，“内脏无中毒，无破损现象，肺部有少量淤血，初步表明系窒息而亡——王林生前身体健康，不存在诱发致命伤亡的病因。”

“可是窒息会在尸体上留下明显特征，王林的尸体除了僵硬这一点外，并未发现异常。”小于提出了质疑，“另外，如果王林之死确系窒息所致，那么又是什么力量导致他的窒息？”

刘逢玉点点头：

“这正是需要我们破解的谜。据了解，前些日子曾有人发现王林在练气功。如果训练方法不当，可能会出现某些偏差，所以局里意见是，既不排除他杀，也不否认非正常自然死亡。我们的任务是，尽最大的努力确定王林的死因，而且是以他杀为侦查的指导思想。”

小于若有所思地看着队长。刘逢玉拍拍他的肩头：

“现在我们扩大范围将现场复查一遍，看看能有什么意外收获。报案人不是说曾看见一个穿雨衣的人么？这个人是否也知道王林的死？”

在鬼门关上方的一堆乱石后面，小于激动地喊叫起来：

“队长，这儿有情况！”

刘逢玉刚从鹰嘴崖上下来，连忙赶过来。

这是由三五块卧牛石堆成的一个小石坑，恰似战场上的掩体，足可以隐藏一个潜伏者。石缝里有一些淤泥，几株山草倔强地钻出石缝，伏在卧牛石上可以毫不费力地发现，山草被人践踏过后，又淤上了一层泥。

刘逢玉指挥两人拍了照，然后小心翼翼地下到坑里。这个居高临下的掩体确实无可挑剔，无论自山里山外进出的人，即使是站在鬼门关下搜索，也难以发现这里可以暗藏杀机。他弯下身去，慢慢地挖去一层薄薄的淤泥，一个子弹壳焊成的烟斗暴露在眼前。刘逢玉用镊子夹起来，递给小于。小于在一洼水里冲去了泥巴，又递给刘逢玉。

“烟斗杆是喷雾器的铜管。”小于肯定地说，眉梢上是掩不住的兴奋，“而一般人用的是竹制烟斗杆。”

刘逢玉点点头：

“继续侦察。”

然而再无所获。

刘逢玉三人来到山下时天已过晌，谷底的热浪开始降温，人们三三两两地踏上归家的山梁，唯有摊贩的吆喝声和驴骡的吼叫声不甘示弱地此起彼伏着。

一阵洪亮的钟声从北面山梁上的黄梁观传来。循着钟声望去，观前空地上人头攒动，熙熙攘攘，缭绕的烟雾中旗帜招展，随着钟声的悠然长鸣，人们嗡嗡地吟诵着，身体一起一伏地抖动着。

小于甩甩发酸的胳膊，来到一个百货摊前：

“嗨，神仙的日子越来越好过了，隔不几天就有这么多

香火——米盒‘大金鹿’！”

货主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子。他边递烟边搭话：

“大兄弟，要不怎么人人都说神仙好呢？可话说回来，修神仙也得有仙缘，这不，黄树生就得了道，昨几个晚上没病没灾地就坐化升天了……”

刘逢玉心里一动，挤过来：

“老大爷，你相信真有神仙？”

货主一看三个穿警服的人，顿了顿：

“这事咱也不好说，不过人家都这么讲，咱也不能不信。上集黄树生还在我摊子前跟我啦了半天呱，气色好着哩，我五十七，他五十一，没病没灾的象只虎，可是昨天晚上观里的钟连响了九声，他就坐在床上老了，你说神不神？”

刘逢玉笑笑：

“他老的时候有没有别人在场？”

老头有些不耐烦了：

“这谁知道？反正人家都说，前天晚上那三个霹雳就是黄树生上天的信……”

黄树生家正借黄梁观这块宝地举行丧礼。然而除了四个神汉模样的人诵经的调子略带悲凄外，所有参加丧礼的人包括死者黄树生的亲属都无一伤痛的神色，如果没有那白色的挽幛和黑色的旗子在随风招摇，完全可以理解为这里正举行婚礼。吊孝的人们尽管也披麻着青，但眉梢上除了虔诚之外不乏喜悦之色，数百人黑压压地跪在灵堂前，煞是壮观。

灵堂就扎在观门的正前方，用白布围起一个棚子，四周是青色的镶边，前面用金色的纱幔遮着，一炉香三碗茶摆在

供桌上，四个诵经人分两组端坐在纱幔前，一幅黄表纸裁成的挽联裱在白布上，上书斗大的两行朱字：

承天圣旨临三凡地

仰神贤德登九云城

横披四字：

功归大成

刘逢玉三人来到观前，人们不约而同地一齐伏到地上，嗡嗡声便高起来，然而并无任何人前来招呼。他们呆站在那里思付了一会，正准备找死者的亲属询问，山梁上传来一声：

“刘队长，您早来啦！”

黄梁湾村支部书记黄家仁匆匆地赶上山来。刘逢玉迎上去：

“老黄，你也来了。”

黄家仁拉住刘逢玉的手：

“刘队长，真对不起，这两天琐事太多，天刚亮就下了厂子，也不知你们来……”

刘逢玉淡淡一笑：

“一家人客气什么。老黄，你来了正好，刚才听说这里的事，顺便过来看看。”

黄家仁一拍手：

“咳，山沟里人没见识，信神信鬼的，迷信！过一会我告诉他们，不许再搞迷信活动……”

“这倒不必，我想问问黄树生是怎么死的？”

黄家仁一怔：

“怎么，这也和破案有关？”

刘逢玉拍拍黄家仁的肩：

“倒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，我对这事有点兴趣。”

一会儿功夫，黄树生的妻子随黄家仁来到观里。

“二婶，这是县公安局的刘队长，二叔是怎么死的，你如实地说说，一定要老老实实在地交待！”说罢抽身要走。

“黄书记，你不用回避。”刘逢玉示意，“大婶，刚才听说老黄不幸去世，特地过来看看。老黄今年才五十多岁吧？据说他身体比较健康，没啥病灾的，怎么……”

黄妻抹开了眼泪：

“领导问俺，俺也不知道咋回事呀……昨天晚上好几个人来俺家玩，俺炒了几个菜让他们喝酒，大家又说又笑地玩到快半夜，也没见啥的，谁知他们走了没多会，他爹就坐在床上没气了……”

刘逢玉点点头：

“你炒的什么菜？”

“庄户人家有啥好菜炒？一盘豆腐，一盘花生米，还有一碗豆芽……”

“菜里有肉么？”

“俺家里人不兴吃肉。”

“都有谁来了？”

“二柱，大憨，还有瘫子三叔。”

刘逢玉点上支烟，站起来：

“他们都说了些啥？老黄说了些啥？”

“俺一个妇人家不在桌上，哪里知道。”黄妻说完就低头去哭了。

刘逢玉同小于小陈交换了下眼色，然后对黄家仁点点头：

“大婶，我们想去灵堂看看……”

黄妻抬起头来，情绪有些激动：

“不……不行！不能去冲了……”

“黄书记，你看呢……”刘逢玉转向黄家仁。

“这……”黄家仁略作迟疑，“按照咱这的风俗，外人到灵堂去不吉利，都忌讳这些……不过，领导一定要看，也行。”

黄家仁陪同刘逢玉他们来到灵堂前，说明了来意后，首先

是四个神汉发难了。他们一面对灵堂合掌鞠躬，一面高

声叫着“善哉善哉，罪过罪过”，于是所有吊孝的人都狂怒地咆哮起来，几个彪形大汉甚至冲上来，伸拳踢脚地要动手。小于小陈一见这阵势，拔出了武器。

“谁敢违法闹事，后果自负！”

刘逢玉正要制止，人群里有人叫道：

“不用怕，他们不敢开枪！”

“上啊，有神灵保佑，枪打不着的……”

“奶奶的……”

人群骚动起来。刘逢玉将两个助手拉到身后，思忖着这突发的事件。黄家仁站出来了。

“你们太无法无天了！摸着心口窝想想，你们都是干什么的！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……”

沸腾的锅里浇了一瓢冷水，人们面面相觑，稍顷，人们重又伏下身去，低低地嘟哝起来。

“刘队长，现在可以了。”黄家仁不无表功地。

“不必看了。”刘逢玉递上一支烟，“本来就是随便看看，既然如此……”

“那好吧。”黄家仁点上烟，“我们准备了点便饭，请同志们赏光。”

一行四人各怀心事地走下山来。黄家仁最先打破了沉默：

“刘队长，案子有进展吗？”

“嗯。黄书记，王林的未婚妻吴艳是你们厂招待所的，最近有没有听说关于他俩的事？”刘逢玉忽然记起什么似的。

“吴艳是乡委吴书记的闺女，来我们厂三四年了，现在分工负责厂招待所。她跟王林的关系我知道，王林过去也经常来，最近好象不大见了……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具体我摸不清楚，听人说好象两人的关系有点冷。我这些天整日穷忙事，招待所的事也不大过问，再说顶头上司的千金，咱也惹不起。”

刘逢玉点点头，从提包里取出一个塑料袋。

“老黄，这种烟斗你见过吗？”

黄家仁接过去仔细端详了一会：

“咱这山沟里抽旱烟的人很多，四五十岁以上的人几乎人人都有这种烟斗，前些年我也曾有过……”

一阵山风旋进谷底，四个人不约而同地捂住了眼。

3 黄家仁的盛情使刘逢玉三人直到傍晚才赶回局里。已经是下班时间，除了夜间值班室和局长办公室还亮着灯光，四排办公室已进入了短暂的梦乡。听到警车的轰鸣，局长李本清迎了出来。

“李局长，您这么早就来了？”县公安局原是借用的一家被查封的店铺，宿舍只好盖在二里外的城东郊。